

坊间名人

好邻居『大瓶子』

李洪

“大瓶子”是我上世纪80年代在大杂院居住时的邻居。那时他二十三岁，刚结婚不久，是码头的一名装卸工，长得人高马大，性格大大咧咧。他大名叫李永平，大伙儿通常叫他大平子，但叫来叫去，变成了“大瓶子”。他媳妇姓宿，在菜店工作，高高胖胖的，是个没心没肺的姑娘，烟台人习惯称此类女孩为“嫚大姑”（音）。两人身形与性格契合，又应了烟台另一句老话：天猫地狗，没错配两口。

如果看到邻居干活，自己可以帮忙而借故不去，不用别人说，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大瓶子”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人。遇到街坊邻居干着搬煤、搬粮、抬家具等一些重活，只要没事，他肯定会去搭把手；看到老人劈柴禾遇到硬碴儿，“大瓶子”也会过去，三下五除二，几斧子齐活。大杂院里人多，有的人用电炉子烧水做饭，电线老化，承受不了那么大的负荷，保险丝“鼓了”是常事，不用别人招呼，都是他去换，即使是半夜，他也眯瞪着眼爬起来，打着手电去修。媳妇小宿也是热心人，邻居们如果事情多没时间买菜，她知道后，就会义务帮他们捎菜。

“大瓶子”家旁边是一对独居的七旬老人，老大爷姓杨，邻居都称呼杨爷爷、杨奶奶。两人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平时难得回来一趟。两位老人很节俭，屋里的灯泡瓦数很小，闪着幽幽的黄光，即使这样，有时也不舍得开灯。杨爷爷是院子里的坐地户。“大瓶子”虽然搬来才一年，但已经是邻居们眼里公认的好人。不过，杨爷爷对“大瓶子”有意见，杨奶奶有时也会在邻居中唠叨“大瓶子”的种种不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他不拘小节。“大瓶子”工作辛苦，每天要装卸各种货物。一天下来，

不仅累，而且身上也很脏，下班回家都要清洗一下。他家住两间房，窄巴。天好时，他便端着脸盆到门口清洗。两家门口紧挨着，杨奶奶是天津人，她的天津话味道十足：“（‘大瓶子’）洗完脸后，扑棱的水能把门口变成鸭巴子湾。”而且洗完了，他还顺手把盆里剩下的脏水一泼。夏天还好，冬天冷，夜里结冰，望着明晃晃的路，杨爷爷、杨奶奶一天都不敢出门。

第二条是“大瓶子”抽烟。按理说这不算大毛病，问题是他抽完烟随手扔烟蒂，有不少都扔到了杨爷爷家门口，老两口只得替他清扫。别看事小，但很伤人的感情。

第三条，也是老两口最不满意的一条，“大瓶子”小两口太闹腾。杨爷爷住在“大瓶子”隔壁，中间只隔一层薄薄的土坯，根本不隔音。咳嗽一声，对方都能听到。“大瓶子”三班倒，上白班尚好，但上二班或夜班时，不是夜里十点半动身，就是这个点回来。杨爷爷老两口昏昏沉沉刚有了几分睡意，忽拉巴（音，烟台方言，突然的意思）出了动静，肯定会受到惊扰。再加上人老了睡眠质量差，还患有心脏病、神经衰弱等多种老年病，这么一折腾，基本上一宿就不用合眼了。平时是这样，星期天总会好一些吧，但依然不消停。休班时，小两口不是看电视，就是洗衣服。他们家的洗衣机是烟台洗衣机总厂生产的蓝绿色的波花牌双缸洗衣机，洗衣服时，“忽隆隆”，声音特别大。黑白电视机也好不到哪儿去。老两口听到这些声音，能不烦吗？为此，杨奶奶找过小两口几次，“大瓶子”答应得好好的，但毕竟年轻，过一段时间，又忘到脖子后了。为此，老两口很头痛。

我们住的房子原本是泥地，不仅潮

湿，还高低不平。时值改革开放不久，院子里不少人家将地面抹成了水泥地。彼时还没有专业的装修公司，干这样的活，要买来水泥和沙子，再请会瓦工的朋友帮忙。平房面积不大，一间也就十个八个平方米，两三间，一天工夫就干完了。临了，主人请朋友在家中喝顿酒就行。

后来，“大瓶子”家也张罗着抹水泥地。杨爷爷老两口看全院子的人都干这事，眼馋，杨奶奶颠着小脚，到处参观，一边看一边啧啧称赞。还别说，她那双脚小得像把锥子，如果是平平的水泥地，走路肯定安全方便。杨奶奶跟“大瓶子”打听，“大瓶子”一听，拍着胸脯说：“这还不好说，一句话的事！”

说话容易，干起来却很麻烦，主要是杨爷爷老两口旧家具太多，老人都信奉“破家值万贯”，一件也不舍得扔。只见小宿穿上围裙，“大瓶子”光着脊梁，又搬又抬，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滴。地整好了，再把东西一件一件搬进去。有一天半夜，杨爷爷心脏病犯了。那时，百姓去医院还没有打120的习惯，小宿去菜店拉来地板车，小两口把杨爷爷送到医院，一直忙到天亮。杨爷爷住上院，小两口又打电话通知杨爷爷在外地的女儿。杨奶奶脚小，走路又慢又费劲，住院这几天，都是她做饭，由小宿送给杨大爷吃。这件事让两位老人彻底扭转了对小两口的看法。

天津人有炸“棒槌果子”（油条）的技艺，做的果子色泽金黄，外焦里嫩，十分好吃，杨奶奶专门做给小两口吃。事情就那么神奇，顺眼了，即使“大瓶子”偶尔闹出点动静，两位老人也不那么烦了。

过了几年，大院拆迁，我住到别处，再没见过“大瓶子”。别说，还真想他，也怀念住在大院那段时光。

会烤画的女子

白晓光

已过天命之年的徐洪志，从小生活在龙口北皂前村。那里紧靠海边，每天听着大海的涛声，感受着大海宽广的胸怀，造就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做事情“要么不干，干就干到最好”！如今，靠着在葫芦烤画方面的不凡业绩，她成为龙口烤画非遗传承人。

受父母的影响，徐洪志从小喜欢绘画。成年后，一次偶然的机遇，她接触到了烤画作品，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查资料，找样本，琢磨练习，从仿照别人的作品起步，到逐步个人草创，开启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葫芦烤画要求心、眼、手高度专注，刚开始时，徐洪志稍不留神就会伤到手，即使这样也未让她放弃对这项艺术的热爱。靠着不懈地努力与追求，她在葫芦烤画、木板烤画、宣纸烤画方面逐渐有了独到的见解，通过黑、棕、茶、黄、白五个层次，烤出了丰富的层次与色调，有着写实的民族风格，给人以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

学习之路是漫长的，2007年，她从宣

纸烤画起步，有了一定基础后，于2012年开始尝试在葫芦上烤画。2017年，她拜龙口市葫芦烤画第三代传承人赵森元为师，专心学习葫芦烤画。

徐洪志对葫芦烤画的钻研与痴迷，令赵森元老师十分满意，他将自己50多年对葫芦烤画艺术的真经，全部传给了她。2018年，徐洪志先后参加龙口市桃花节、粉丝节，她的葫芦烤画作品受到与会人员的好评，并获得荣誉证书；在烟台市举办的中国民间工艺博览会创新大赛上，她的作品《葫芦传情》受到组委会表彰；2019年，她参加中国蓬莱葫芦文创活动大赛，作品《八仙过海》荣获银奖。自2020年以来，她创作了800多件烤画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被选送到各个城市参加展览并被收藏。

徐洪志的葫芦烤画作品古朴典雅，对民间美术发展有着很强的引领作用，2021年龙口市文旅局为其颁发了“龙口烤画非遗传承人”证书。

徐洪志说，葫芦烤画与绘画有着本质的区别，容不得半点差错，这对制作者的基本功、持久力、创造力是个考验。创作时，既要把握火候与刀功的力度，又要重视意在笔先、落笔成形。

小小葫芦烤画如画人生，一笔一画绘出浓浓爱国情。在徐洪志的家里，葫芦烤画摆满了一整间屋子，每一只葫芦上的画面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最引人注目的是《花开龙口》，运用了烤画、刮白等技法进行绘制，整幅画神韵飘逸，意境深远，直抒胸臆。

“在葫芦上用电烙铁绘制出各种图案，我还慢慢地摸索出了葫芦彩绘。”徐洪志边说边拿出一个大红色彩绘牡丹葫芦，



徐洪志

非常精美。

徐洪志创作的葫芦烤画，在注重学术性和艺术性的同时，重点突出了互动性和体验性，呈现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葫芦文化内涵。为了让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与发扬，徐洪志也收了六名学生，专门从事烤画艺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徐洪志的葫芦烤画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认可。说起传承，她自豪地说：“学绘画应该是受父母的影响。我的父亲当过兵，在部队就从事美术方面的工作，转业后，成为龙口当地小有名气的‘美术达人’。我母亲年轻时也喜欢写画画。”

“手握画笔时，我感觉就好像插上了一双翅膀。”徐洪志说。一把刻刀、几支画笔，刀走如龙飞凤舞，一幅幅立意深远的葫芦烤画便呼之欲出。万里长城、大好河山、波澜壮阔的大海、山水鱼鸟，一件件作品寄托着徐洪志对祖国繁荣昌盛和社会和谐的美好祝福。

